

# 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与西班牙的文学联系\*

史 阳

**摘 要：**本文聚焦于16至19世纪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全景式的文学史考察，讨论了多种西班牙文学内容传入菲律宾，然后在菲律宾实现本土化发展。以外来的西班牙文学、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本土文学传统的接触、联系、融合为线索，探讨了菲律宾的宗教文学、骑士文学、戏剧文学、启蒙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等菲律宾近代史上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内容，及其与相应的西班牙文学影响之间的关系，从而整体上勾勒出菲律宾与西班牙之间的文学联系中的诸项核心内容。

**关键词：**文学史 菲律宾 西班牙文学 文学交流

从1521年麦哲伦率西班牙探险队环球航行抵达菲律宾、1565年黎牙实比率西属墨西哥远征队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并回航墨西哥，直至1898年菲律宾宣告独立、美西签署“巴黎和约”，西班牙在菲律宾333年的殖民统治中（1565—1898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对菲律宾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也就是在此过程中西班牙文学被介绍到了菲律宾，菲律宾文学从中吸收了一些要素，再结合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发展出了外来影响本土化、内外融合、共生并存的面貌，因此西班牙殖民时期（下文简称西殖时期）的菲律宾文学鲜明地展现出了多元文化融合、跨文化交流的特点，同时又深入地进行了本土化发展，并最终孕育出民族解放的思潮，走向近现代的民族主义文学。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全球化语境下的东方当代小说研究”（项目号22JJD750004）的阶段性成果。

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部族的划分未有定说，不同资料的统计亦有差异，按语言来分有多达至少175个族群<sup>①</sup>，还有学者认为可细分为78种语言和500多种方言。<sup>②</sup>所以多样性、多元化是菲律宾社会和民族文化的最大特征。菲律宾文学虽然包括了多种民族语言的文学，但其中的主体是16世纪以来逐渐成为菲律宾全国通用语的他加禄语（Tagalog）文学，以及20世纪以来基于他加禄语发展而来的现代菲律宾语（Filipino）文学<sup>③</sup>，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本质上是作为点缀、分支和附属而存在。同时，相对于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他加禄语文学、菲律宾语文学才是内容最多、成就最高、思想最具时代特征、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本文即是针对以加禄语文学、菲律宾语文学为代表的菲律宾文学展开研究。

## 一、菲律宾文学史的分期与西殖时期的文学

关于菲律宾文学史的历史分期，菲律宾本土学者一般是参照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进行划分。本人在参考菲律宾学界观点基础上，结合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历时视角，认为可以分作五个时期，即：古代时期（前殖民时期）、西班牙殖民时期、美国殖民时期、现代时期（独立时期）以及当代时期（后人民力量运动时期）<sup>④</sup>。

1. 古代时期，菲律宾学者称之为“前殖民时期”，指的是西方殖民者1565年开始殖民菲律宾群岛之前，菲律宾群岛上多个民族和族群按

① 参见“民族语”（Ethnologue）网站的统计和分类体系，<https://www.ethnologue.com/country/PH/>，2024年5月查阅。

② Patricio N. Abinales & Donna J. Amoroso,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11.

③ 他加禄语是菲律宾语的前身，他加禄人是菲律宾主体民族之一，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现代菲律宾语是以他加禄语为基础方言，吸收其他地区 and 民族语言词汇而形成的全国通用语，20世纪上半叶逐步形成并实现标准化，成为菲律宾的国语和官方语言。

④ Bienvenido Lumbera & Cynthia Nograles Lumbera, *Philippine Literature, a History & Anthology*, Pasig City: Anvil Publishing, 1997, p.1.

其自身规律自主发展的时期。菲律宾民族众多，按语言分有近180个族群，因此多样性、多元化是其民族文化的最大特征。这一时期的文学相当于菲律宾的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存在，集中表现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英雄史诗、民间歌谣等文类，充分体现了菲律宾各民族自身多元化的本土特点。菲律宾伊富高人的《呼德呼德》史诗和马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突出地代表了菲律宾的英雄史诗及其吟唱传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世界，为菲律宾民族文化赢得了极大声誉。

2. 西班牙殖民时期指的是从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至1897年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行将就木。这个时期的文学是菲律宾被殖民并深受外来影响的文学。前半期也是菲律宾文学的古典时代，各种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了西班牙文学、天主教文化的影响，文学创作者也多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和天主教影响，文学基本上都是为了信仰和传播天主教而服务的，先后出现了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同时西班牙文学的影响还进入了当时广泛流行的戏剧文学。而到了这一时代的后半期，菲律宾文学中出现了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思潮，思想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文学首当其冲，本土精英知识分子利用文学创作吹响了思想启蒙、民族解放的号角，启蒙和民族主义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

3. 美国殖民时期指的是1898年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成立，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把菲律宾的殖民宗主权转给美国，菲美战争爆发并失败，菲律宾开始被美国殖民统治，直至1945年菲律宾再次独立前夕。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是菲律宾被殖民并深受外来影响的文学，美国的英语文学和美式的现代文化对菲律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菲律宾英语文学兴起，但与此同时，文学中反抗殖民侵略和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已蔚然成风。

4. 现代时期，菲律宾学者称之为“独立时期”，指的是1946年菲律宾从美国殖民政府下获得独立，成立了菲律宾第三共和国，从此开始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这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相当于菲律宾的现代文学，文学既反思殖民主义和本土社会，又受到新殖民主义的冲击；因为菲律宾社会深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倾轧，文学创作者们不断思考后殖民主义时代菲律宾的社会困境，所以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鲜明的后殖民主义的色彩。

5.当代时期，菲律宾学者称之为“后人民力量运动时期”或“后埃德萨运动时期”，指的是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即埃德萨运动）”之后的当代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People Power Revolution或EDSA Revolution）是菲律宾当代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菲律宾社会结束了时任总统马科斯的军管和独裁统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学相当于菲律宾的当代文学，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菲律宾文学离开保守和束缚，走向多元性和多样性，更多的思潮和样式被自由而丰富地展现出来。

在上述五个历史时期中，西班牙殖民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直接塑造了菲律宾文学现今的面貌。古代时期奠定了菲律宾文学坚实的本土传统，它发端于散体口头叙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韵文体口头叙事——民间歌谣、英雄史诗。西班牙殖民统治引入了外来文化并充分影响到本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学既体现了近代殖民主义、外来宗教的深刻影响，又展现出民族主义思潮的反思，最终奠定了菲律宾文学本土与外来要素融合、并存的面貌。随着后来菲律宾文学在美国殖民时期和现当代的不断发展，才终于形成了多元共生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有文类中最核心的是诗歌。西殖时期菲律宾文学一直是“以诗为主”，同时辅有诗歌“衍生物”——数种基于诗歌发展而出的戏剧文学；直到西殖时期尾声，才逐步走向“诗文并重”，散文、小说开始出现并崛起。诗歌是19世纪中叶之前菲律宾文学中发展程度最高、作用最核心、影响最大的文学体裁，既有作家文学中的诗歌名篇和知名诗人，又有菲律宾各族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歌谣和英雄

史诗；既有抒情诗，又有叙事诗；既有主体民族的他加禄语诗歌，又有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诗歌；既有取材于西班牙文学天主教文化的诗歌，又有根植于菲律宾本土文学传统和民族文化的诗歌；既有诗歌作为文学的主轴，又有从诗歌衍生而出的戏剧，扩大了文学的普及和社会影响。从上古到19世纪中叶，菲律宾文学史长期等同于诗歌文学史，诗歌是菲律宾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和事实上的统治者。19世纪后半期散文体文学才终于在菲律宾出现。1864年菲律宾神父莫德斯特·卡斯特罗（Modesto de Castro）用他加禄语创作布道辞等宗教训诫文学，代表作是《乌巴娜和菲丽萨两位女子的书信集》（*Pagsusulatan ng Dalawang Binibini na si Urbana at Feliza*）；1885年，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佩德罗·帕特尔诺发表了菲律宾的第一部小说《尼娜伊》（*Ninay*），讲述情侣尼娜伊和卡洛斯的爱情悲剧，展现西殖统治下菲律宾的社会生态和文化风情。至此，菲律宾文学才开始“诗文并重”。所以，诗歌是菲律宾文学史中的参天巨树，散文、戏剧、小说都是在这巨树下长出的花草苗木，19世纪后期才逐渐崛起并形成规模，成长为能与诗歌等量齐观的文学体裁，并在20世纪超越诗歌，占据了菲律宾现当代文学的主流。

## 二、西殖时期各种文学的多样化发展

殖民主义的外来影响、当地社会对殖民冲击的反应贯穿了西殖时代文学史的始终。菲律宾本土学者一般认为，从西班牙殖民时代开始，菲律宾本土的社会文化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化，即城镇社会居民“taga-bayan”（城镇人），以及乡村社会民众“taga-bukid”（乡村人），同时“乡村人”还包括了菲岛各地山区和僻远海岛上各个原住民族，即“taga-bundok”（山地人）。“城镇人”指的是直接被纳入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完全皈依天主教、居住在西班牙化城市或乡镇的菲律宾人，城镇人中流行的文化是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化的，书面文学正

是在这个群体中流行，并以他们为受众。城镇人中的一些精英受到了天主教宗教教育，学习了西班牙语，成为接受了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菲律宾人，在他们当中开始流行源自西班牙，又被菲律宾本土化改编了的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所以说，“城镇人”代表了菲律宾文学的“大传统”。乡村人或山地人则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边缘或外围，他们中流行的文学仍是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他们代表了菲律宾文学的“小传统”。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代表作《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sup>①</sup>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 little tradition）的二元分析框架，认为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大”“小”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在西属菲律宾，“城镇人”中盛行的文化是当时流行的大传统，它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统治阶层的精英文化，往往经过了思想家、政治家、神职人员、学者的深刻思考，传播时主要依靠文字书写、学校教育、印刷出版、天主教宗教活动等渠道。“乡村人”和“山地人”中盛行的文化则是小传统，它是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民众的通俗文化、民俗文化，尤其是复杂社会中具有地方社区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传承中则主要通过口头传承、生活实践、仪式节庆等方式，并在后世不断流传。从话语权力（the power of discourse）的角度，西属菲律宾社会文化中的大传统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殖民政府和西班牙教会的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外来宗教和统治者是强势话语的制订者和发布者，小传统则是处在非主流地位的大众话语、民间话语，菲律宾本地民众是强势话语的聆听者和接受者。不过代表大传统的西班牙化的文化、文学、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与代表小传统的菲律宾本土文化进行了互动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深受外来影响但又彻底本土化的菲律宾文学。

① [美]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 西班牙文学、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文学、文化的早期接触

16世纪中叶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之后，为了维护统治，立刻致力于推广天主教，具体在文学领域，试图引入赞美诗、宗教戏剧等天主教宗教文学，一方面用来帮助传教，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之取代当地原住民口头吟唱、演述的民间文学传统和民间表演传统。于是，耶稣基督、圣母和圣徒们的事迹故事传了进来，并成为了新兴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菲岛当地，伴随着西班牙神父们的传教活动而被皈依的本地居民所接受和信仰；与此同时，当地居民原来的史诗吟唱、民间歌谣逐步退居次席。

西班牙殖民者学习当地语言、传播外来语言，开启了西殖时期西班牙与菲律宾文学接触的先声。西班牙传教活动的对象是菲律宾当地居民，西班牙人沿用其在美洲殖民统治的习惯，称他们为“印地人”(Indio)。当地的“印地人”不识字，说的是各种菲律宾本地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完全不懂西班牙语，这对于皈依宗教、展开统治都很不便。于是西班牙神父们在传教中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神父学习本地语言，包括菲律宾群岛各地的多个当地语言，编写本地语言的教科书和字典，力图融入当地社会，使用本地语言进行传教；二是将天主教的传播与教授西班牙语结合了起来，通过天主教会的教育机构，向皈依的当地居民教授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统治中心是马尼拉及周边的中吕宋平原，所以西班牙神父们大量学习的主要是他加禄语，从而形成了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翻译和文学创作。1593年，多明我会修会的传教士在马尼拉建立了出版机构，并印刷出了菲律宾第一本书《基督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这本天主教祈祷用书被用于在菲律宾群岛传教。紧接着，方济各会、耶稣会、奥古斯丁会等修会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基督教教理、传教手册、教义问答书、本地民族语言学习的语法书和字典等书籍，其中到1648年，在50来年的时间中，前述

四大修会共出版了24本他加禄语的书籍。<sup>①</sup>

西殖早期的文学接触主要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文学和文化是被传入菲律宾,并开始影响当地民众,塑造了后来的菲律宾文学。不过这种文学接触本身就是双向的,因为也存在西班牙殖民者接触菲律宾本土文学的情况。在学习当地语言、推动天主教传教的过程中,西班牙传教士和殖民者中的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当时的菲律宾本土文学,即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除了散体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韵文体的民间歌谣和英雄史诗。这些菲律宾民间文学一直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不断流传的,此前并没有文字记载;此时他们将其中的一些记录下来,形成书面文字的形式。1703年加斯伯·圣奥古斯丁(Gasper de San Agustin)的《他加禄语概略》(*Compendio de la Lengua Tagala*)和弗朗西斯科·本苏齐里奥(Francisco Bencuchillo)同时代的手稿《他加禄诗歌艺术》(*Arte Poetico Tagalo*)中都零星提到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诗”。之后,1754年马尼拉出版的《他加禄语词汇》(*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Tagala*)第一次将菲律宾民间诗歌正式出版。<sup>②</sup>该书是一本他加禄语西班牙语字典,作者是两位耶稣会传教士胡安·诺塞达(Juan de Noceda)和彼得罗·圣卢卡(Pedro de Sanlucar),为了更好地解释他加禄语词汇的词义,作者大量引用了民间流传的谜语、言语、民谣、诗歌等作为例子,于是该书成为了西班牙殖民者和传教士于1593年在菲律宾开始进行印刷、出版以来,所含内容和文类最为丰富的他加禄民间诗歌集。这些直接的文字记录,代表了当时的菲律宾本土文学,其文学成就和艺术性给殖民者和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影响、也得到了很高评价,让他们管窥到菲律宾各民族人民的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帮助他们理解本地社会和文化传统。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佩德罗·季里诺(Pedro Chirino)曾感慨说:“(当地人的政

① Bienvenido Lumbea, *Tagalog Poetry 1570-1898, Tradition and Influences in its Development*,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

② Ibid., p.1.

治生活和宗教信仰)植根于他们的歌谣,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已在传唱,并被深深记忆,当他们在航行、劳作、宴饮、庆祝时,都会吟唱歌谣,歌谣中讲述了他们神灵的生平世系和伟大功绩。”<sup>①</sup>

## 2. 西班牙宗教文学在菲律宾的本土化

西殖时期的菲律宾文学主要包括了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的宗教文学是与西班牙殖民者传教活动的直接结果,集中体现了外来文学的本地接受,是西班牙文学中与天主教相关的文学内容在菲律宾本土化的结果。于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西班牙化的宗教文学成为了菲律宾文学的主流。

西班牙在菲律宾各地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注重针对一部分菲律宾人推动西班牙语的语言学习和天主教的宗教教育,目的是培养一些可以为其殖民统治和宗教活动服务的本地人。这种本地人接受和学习外来语言和宗教的活动,对于西殖时期菲律宾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直接孕育了菲律宾最早一批掌握西班牙语、了解天主教、会书写西班牙化文学的人,并进一步在菲律宾催生出了本土化的宗教文学。天主教修会出版的著作的作者都是西班牙传教士,一些传教士诗人在其中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已经影响到了菲律宾本土的文学创作。西班牙神父的传教和教育活动,在当地培养出了一批既熟悉天主教教义又掌握西班牙语的菲律宾本土知识分子,这些人被称作“拉丁人”(Ladino),即西班牙化的菲律宾人,他们既懂西班牙语又会当地语言,在思想信仰上通常都遵循天主教,成为菲律宾当地社会中新兴的精英阶层。

“拉丁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优秀的西班牙文学译者。努力学习当地语言的西班牙神父们,得到了这些掌握双语的本土精英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他们得以顺利地、大规模地将天主教的文本翻译成当地语言。

<sup>①</sup> Pedro Chirino, *Relacion de las islas Filipinas*, Rome: Esteban Paulino, 1604, p.52. 译文参考西英双语本 Pedro Chirino, Translated by Ramón Echevarria, *Relación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he Philippines in 1600*, Detroit: The Cellar Book Shop, 1969.

最终，在西班牙神父和菲律宾本土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天主教的祈祷词、布道辞、圣经故事、赞美诗等宗教内容被大量翻译成当地语言，甚至还做了适应于菲律宾具体情况的适当改编，实现了传教内容的本地化。同时，“拉丁人”知识分子还是诗人和作家。17世纪初，伴随着西班牙天主教文学的翻译和改编，相应的菲律宾本地的宗教文学创作蔚然成风，菲律宾本土精英知识分子和西班牙神父一起，用他加禄语等菲律宾本土语言，以天主教为主题，创作具有自己风格的赞美诗、布道辞、祈祷词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是弗朗西斯科·布兰卡卡斯·德·圣何塞（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和弗朗西斯科·巴贡班达（Francisco Bagongbanta）。于是，这些“拉丁人”既进行翻译，又自己创作，他们作为菲律宾本地居民“印地人”的杰出代表，登上了文学创作的舞台，从此开启了菲律宾作家文学、书面文学创作的滥觞，菲律宾文学终于由早期的口头创作和传承的民间文学，开始走向由菲律宾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创作书面文学，是为菲律宾本土文学发展的新篇章。这些早期的菲律宾书面文学主要体裁是诗歌，因为它脱胎于天主教赞美诗等宗教文学，同时也兼有部分抒情散文和议论文，抒发对天主教的情感，评议天主教的教义教理。

《风暴与黑暗之时》是菲律宾文学史上有籍可考的用他加禄语书写的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自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之后，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四大天主教修会开始大量出版传教相关的著作。其中，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圣何塞于1605年出版了《基督生平纪念》（*Memorial de la vida Cristiana*）一书，书中收录了他本人和皈依天主教的菲律宾诗人费尔南多·巴贡班达（Fernando Bagongbanta）的一些西班牙语诗歌。同时，书中收录了这首他加禄语诗歌《风暴与黑暗之时》，但作者不详，一般认为该诗是正在学习本地语言他加禄语以便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或皈依了天主教的、同时掌握了西班牙语和菲律宾本地语言的本土双语诗人，尝试着用本地语言他加禄语来创作天主教主题诗歌的结果。该诗主要讲述的是作者在面对艰难困苦、重

重诱惑时，仍坚信基督耶稣、对天主教矢志不渝的庄重宣言和宗教情感。它很好地体现了在菲律宾的文人创作诗歌乃至菲律宾作家文学的早期，文学一直是以天主教信仰为主题，并为传播天主教而服务这一事实。

耶稣受难赞美诗“巴松”诗歌（Pasyon）是在菲律宾影响最大的西班牙式的宗教文学，菲律宾本土双语精英文人从西班牙文学中吸收并进行本土化创作后，也成为了最重要的菲律宾宗教文学体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加斯伯·阿基诺·德·贝伦。他是17世纪菲律宾诗人和翻译家，创作主题基本都集中在天主教宗教文学，代表作品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赞美诗》（*Mahal na Passion ni Jesu Christong Panginoon Natin na Tola*，亦简称为*Mahal na Pasion ni Hesu Kristo*）。德·贝伦作为当时“西班牙式”菲律宾宗教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仿照天主教耶稣受难赞美诗“巴松”的样式，创作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赞美诗》，并于1704年在马尼拉出版。这首长诗以耶稣基督的生平为基础，结合菲律宾人对于天主教的认识，把耶稣基督描述为平易近人、生活化和人性化的形象，而非冷冰冰、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神。菲律宾民族在长期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代，就形成了尊崇神灵、与神为友的传统情感，德·贝伦笔下的耶稣契合了菲律宾普通信教民众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反映了本土民众对于天主教的心理期望和情感认知，塑造出了一个菲律宾式的“耶稣”，从而体现出了鲜明的天主教本土化的色彩。这也成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菲律宾宗教文学的开端，宗教文学的传统发端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为这两百多年中，出版机构一直是由天主教教会所掌控，所以菲律宾的书面出版物绝大多数都是以歌颂和赞美天主教、讨论和思考教义教理为主题。

### 3. 西班牙骑士文学在菲律宾的本土化

18世纪，宗教文学长期统治菲律宾文坛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承继于西班牙文学、兼有菲律宾本土特点的骑士文学繁荣起来，成为了菲律宾文学的主流。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以中世纪民谣（medieval

ballad) 的形式影响到了菲律宾, 激发菲律宾文坛创作出相应的本土文学样式。骑士文学是12至16世纪在西欧、南欧主要的文学样式, 在内容上围绕骑士英雄的历险经历与爱情追求展开, 在形式上既有韵文体, 又有散文体。西班牙人把它带到了菲律宾, 菲律宾本土知识分子们在学习西班牙语和天主教教义、教理的时候, 也接触到了这种当时在西班牙人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学。于是, 菲律宾的“骑士文学”便以浪漫主义韵律诗歌的形式横空出世, 并且这些诗歌还和民间表演传统相结合, 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 他们积极地把自已的诗歌搬上了戏剧舞台。菲律宾的骑士文学主要是用他加禄语创作, 故事背景通常设置在欧洲风情式、虚拟的远方异域王国, 讲述的是勇敢、高尚的贵族或英雄的历险的传奇生平和追求爱情的浪漫经历。这种英雄历险、追求美女的故事情节, 配合上韵文体诗歌的形式, 与菲律宾各民族长期流传的民间文学——英雄史诗传统非常相似和契合, 符合菲律宾本土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 同时, 它讲述的故事中融入了大量西班牙文化和天主教信仰的要素, 有利于天主教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广大不懂西班牙语甚至都不识字的普通民众传播其宗教内容和伦理观念。于是这种韵律叙事诗很快就得到了民众的接受并流行起来, 很多他加禄语作品还被翻译成其他方言, 在菲律宾各地广泛流传。

菲律宾骑士文学韵文诗歌具体分为两类, 一是“克里多”(Korido), 形式上是每行八音节, 内容上则是直接将欧洲的浪漫爱情历险传奇故事改写成菲律宾语故事; 二是“阿维特”(Awit), 形式上是每行十二音节, 内容上比克里多更为灵活自由, 由作者自主地依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原创故事。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十二音节韵文诗被冠以“克里多”的名字, 出现混用的情况。总体上, 阿维特诗更为常见, 数量更多, 因为每诗行拥有更多的音节, 这赋予诗人更多的创作空间, 于是它拥有更丰富的语言变化和更多样的艺术表现力。最重要的是, 阿维特诗代表了西班牙骑士文学在菲律宾本土化的最高成就, 是在近代民族思想启蒙之前, 菲律宾作家文学所达到的最高峰。

菲律宾骑士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弗朗西斯科·巴拉格塔斯 (Francisco Balagtas)，他推动菲律宾骑士文学在19世纪上半叶登上了繁荣的高峰。巴拉格塔斯又名弗朗西斯科·巴尔塔萨 (Francisco Baltazar)，是他加禄语诗人和剧作家，菲律宾诗歌文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桂冠诗人。他1788年生于马尼拉北方的布拉干省 (Bulacan) 比加市 (Bigaa) 班吉纳伊村 (Panginay) 的一个普通铁匠家庭。幼年时他曾在比加修道会接受天主教教育，并在马尼拉当佣工谋生，后进入圣何塞学院 (Colegio de San Jose) 和圣胡安德莱特兰学院 (Colegio San Juan de Letran) 学习天主教教义、拉丁语以及古典文学。他受到了神父马利亚诺·比拉比尔 (Mariano Pilapil) 的影响，创作了多首爱情诗。他最具文学价值的创作包括了多部长诗和戏剧，比如《阿尔曼佐尔和罗莎莉娜》(Alamansor at Rosalinda, 1846年)、《巴亚塞多和多思丽卡》(Bayaceto at Dorslica, 1857年)、《阿卜达尔和米施蕾娜》(Abdol at Misereanan, 1859年)、《奥拉斯曼和萨菲拉》(Orosman at Zafira, 1860年) 等，不过其中不少作品已经散佚。1835年，巴拉格塔斯迁居潘达肯 (Pandacan)，他遇见了玛利亚·里维拉 (Maria Asuncion Rivera) 并对她一见倾心，然而这遭到了情敌马里亚诺·卡布勒 (Mariano Kapule) 的破坏，卡布勒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巴拉格塔斯陷害入狱，并娶走了里维拉。在狱中，巴拉格塔斯感慨于这段被人横刀夺爱又身陷囹圄的人生，基于这段跌宕起伏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他在狱中使用他加禄语、采用阿维特诗体裁，创作了反抗侵略、批判内奸、歌颂爱情的长篇叙事诗——《弗洛伦特和劳拉》(1838年)。1838年巴拉格塔斯获释出狱，这部诗作很快出版，广泛传播，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1840年，巴拉格塔斯移居到巴丹省巴兰加市，成为了当地的一名治安法官，同时担任法庭的翻译，1856年他又被任命为少校。但巴拉格塔斯又一次被人陷害，他被指控曾下令剃光一个富人的女佣的头发，于是再次入狱。1860年巴拉格塔斯出狱，开始一边创作诗歌，一边以翻译西班牙语文书为生，1862年，巴拉格塔斯在临终之

际感慨于自身际遇，向子孙们提出要求：“即使剁掉双手也不要成为诗人”。之后，巴拉格塔斯在巴丹（Bataan）离世，享年73岁。《弗洛伦特和劳拉》的全名为《弗洛伦特和劳拉在阿巴尼亚王国的过往生活》（*Pinagdaanang Buhay ni Florante at ni Laura sa Cahariang Albania*），该诗语言生动流畅、情节跌宕起伏，成为中古时代他加禄语文学中最为流行和知名的叙事诗。它不仅是巴拉格塔斯个人的代表作，更代表了近代以前菲律宾作家文学的巅峰。巴拉格塔斯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他加禄诗歌王子”“菲律宾桂冠诗人”，被公认为菲律宾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文学巨匠”之一，从此菲律宾诗歌文学中就有了“巴拉格塔斯主义”（Balagtasismo）的称呼，专门用来指称菲律宾民族传统风格诗歌；同时菲律宾文坛还有被称为“巴拉格塔散”（Balagtasán）的活动，指的是菲律宾文人用韵文诗歌进行现场辩论的“斗诗”论战对决。

#### 4. 西班牙戏剧文学在菲律宾的本土化

在宗教文学采用巴松赞美诗的形式、骑士文学采用克里多诗和阿维特诗这些韵文诗的体裁在菲律宾群岛各地广泛传播的同时，多才多艺的菲律宾作家还将这些诗歌改编成了戏剧。

戏剧是菲律宾本土文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它起源于万物有灵原始宗教的巫术仪式活动，与各族民间文学中的史诗演述活动结合在一起，是菲律宾文学的天然组成部分。以巴拉格塔斯为代表的菲律宾作家，往往既是诗人又是剧作家，于是他们在面对宗教文学时，吸收其中的圣经故事，包括耶稣生平和受难等内容，和菲律宾本地的生活实践、节日庆典结合在一起，编排了这些神圣的宗教故事，转变成普罗大众能够看到、听懂、理解的戏剧表演——将严肃而复杂的宗教教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并登上舞台表演或在城镇街巷中展演。与此同时，他们在面对骑士文学时，在吸纳西班牙骑士文学创作出菲律宾本土化的骑士文学时，又用骑士文学的情节内容去编排戏剧，将欧洲式的爱情故事转变为菲律宾民众可以广泛共情的浪漫传奇故事，呈现于城镇和乡间剧院的舞台之上。于是这些西班牙式的宗教文学、

骑士文学自然而然地被注入到菲律宾本土戏剧文学中，并形成了两种独立的戏剧样式——西纳库罗（Sinakulo）和科麦迪亚（Komedia），在当时的菲律宾社会中发挥了娱乐功能，也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这些已经实现菲律宾本土化的戏剧表演，对于西殖时代之后菲律宾的文学和戏剧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采用本土方式演绎源自西班牙的戏剧成为了菲律宾戏剧文学的日常，它们促成了萨苏维拉戏剧（Zarzuela或Sarsuwela）于19世纪末在菲律宾出现，并在20世纪上半叶繁荣发展，采用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在表达热爱生活、歌颂爱情的同时，也积极表达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

### （1）西纳库罗剧

西纳库罗是另一种源自西班牙式戏剧文学、而后被本地化成为菲律宾的戏剧文学。它源于耶稣受难赞美诗“巴松”，是一种颂扬天主教、为传教服务的宗教文学，把巴松赞美诗中关于耶稣生平经历和最终受难的内容，搬上戏剧舞台演绎。“Sinakulo”一词本意是耶稣受难前举行最后晚餐的房间——“晚餐室”（cenaculo），所以亦可意译为“晚餐室剧”。每年天主教的四旬斋期间，皈依天主教的菲律宾城镇的民众，会举行唱颂巴松赞美诗的活动，同时也会举办西纳库罗剧的演出，作为圣周诸多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巴松赞美诗，还是西纳库罗剧，采用的都是民众易于接受的讲述或展演的方式，生动并饶有趣味地展现圣经故事、耶稣生平这些天主教最为基础的内容，具体包括亚当夏娃和伊甸园、该隐和亚伯、耶稣降生和东方三王拜访、最后晚餐和犹大背叛、受难游行死亡又复活的故事等。每晚可以表演三到五个小时，连续表演数日，整个表演时间可长达40小时。<sup>①</sup>

西纳库罗剧兼有严肃、神圣的宗教文学和欢快、群体性的节日庆典活动的双重属性。它本质上是将菲律宾本土化版本的巴松赞美诗改编为戏剧，重点展现基督生平经历，故事高潮是受难、游行、死亡的

<sup>①</sup> Doreen G. Fernandez, "Philippine Theater and the Medieval World: Notes for Further Research", *Philippine Studies*, No. 4, 1996, pp.532-534.

内容。在菲律宾各城镇中进行表演时，还会有全镇民众参与、在全镇范围内游行的展演活动，演员模仿耶稣受难的全过程，观众追随并烘托氛围，整个城镇成为了西纳库罗剧广义上的戏剧大舞台。此时的西纳库罗剧已经由相对严肃的宗教文学，转变为群体性的节日庆典活动，非常适合广大热情的信教民众在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中积极参与、全程旁观。于是菲律宾天主教徒每年最重要的节日——圣周期间，举行西纳库罗剧的演出和相应的巡游通常是整个节日的高潮。所以，一方面，西纳库罗剧是以一种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天主教在菲律宾各地广泛传播、深入民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菲律宾民众也用自己的方式将较为肃穆、神圣的宗教戏剧，改造成全民参与、群体欢庆的节日庆典的一部分。

## （2）科麦迪亚剧

科麦迪亚戏剧是一种源自西班牙式戏剧文学，而后被本地化成为菲律宾的戏剧文学。它源自对克里多诗的戏剧化再创作，本质上是将骑士文学诗歌改编成戏剧，大多数科麦迪亚剧的剧目都可以追溯到被改编的克里多诗。“科麦迪亚”一词源于西班牙戏剧中的三幕韵文剧“Comedia”<sup>①</sup>，除了“Komedia”或“Komedya”的菲律宾本地化称呼，在菲律宾各地区还有多个别称<sup>②</sup>，其中最有名的是宿务地区将其称作“摩洛摩洛”剧（Moro-moro），班加诗兰（Pangasinan）地区称其为“Bakal-bakal”，邦板牙（Pampanga）地区称其为“Cumidya”，伊莎贝拉地区（Isabela）称其为“Kuleleng”，莱特（Leyte）地区称其为“Hadi-hadi”。科麦迪亚剧传到菲律宾的时间较早，有据可考的第一部科麦迪亚剧，是1598年由耶稣会传教士文森特·普切（Vicente Puche）

① Doreen G. Fernandez, “Philippine Theater and the Medieval World: Notes for Further Research”, *Philippine Studies*, No. 4, 1996, p.534.

② Nicanor G. Tiongson, “Komedya/Comedia”, <https://epa.culturalcenter.gov.ph/7/55/456/>(2024年5月1日查阅).

编写、在宿务地区上演。<sup>①</sup>但是直到18世纪随着骑士文学诗歌的兴盛，科麦迪亚剧才逐渐被菲律宾本地化，采用他加禄语编写剧本和登台表演，由剧组在剧院成规模地公开演出；到了19世纪，科麦迪亚剧全面繁荣起来，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sup>②</sup>在西班牙戏剧文学中，其常见的故事情节取材于11—15世纪在西班牙影响深刻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在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徒西班牙人与穆斯林摩洛哥人之间的复国战争。于是戏剧的主线讲述的是天主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主人公通常是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王子或贵族，他们与穆斯林的哈里发、苏丹或王公贵族反复智斗、打斗，缠斗不已，最终结果总是天主教徒一方获胜，主人公战场凯旋之后又成功地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公主，并让身为穆斯林的心上人改宗皈依了天主教，全面展现了天主教在与伊斯兰教激烈对抗之后大获全胜。

西殖治下的菲律宾本地民众对于这种天主教徒对抗穆斯林的情节是非常熟悉的，并且存在着本地版本的理解和共情。因为菲律宾南部地区早在13—14世纪已开始接触并皈依伊斯兰教，到16世纪西班牙殖民征服菲律宾时，菲律宾中北部地区都已有不少穆斯林。西班牙在菲律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一直受到南部棉兰老岛、苏禄地区穆斯林地方政权的挑战，皈依天主教、接受西殖的菲律宾中北部民众，一直防备和对抗着南部穆斯林民族。<sup>③</sup>西班牙戏剧中天主教徒与穆斯林对抗的情节被搬到菲律宾之后，科麦迪亚剧采用幽默戏谑、打斗武戏、浪漫爱情与严肃正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演绎，西殖治下的菲律宾本地民众对这样的戏剧既能感同身受地进行自然的共情，又能陶醉于雅俗结合、饶有趣味的戏剧表演艺术，于是科麦迪亚剧不断发展繁荣起来。到19

① Doreen G. Fernandez, "From Ritual to Realism: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Philippine Theater", *Philippine Studies*, No. 4, 1980, p.394.

② Doreen G. Fernandez, "The Komedyá: Folk Drama and Total Communication", *Philippine Studies*, No. 2, 1986, pp.209-211.

③ 菲律宾的伊斯兰化始于13—14世纪，长期威胁到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直至19世纪末。具体参见拙作：《全球视野中的菲律宾伊斯兰化历史进程》，《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69—72页。

世纪，科麦迪亚剧已经是菲律宾风靡一时的戏剧表演艺术了。它表演总时长，长的十几小时，短的也有三至四小时，于是通常分作多次表演，可以连续演出三个晚上。在菲律宾群岛各地的地方性节日庆典上，各市镇的人们都会上演各种本地版本的科麦迪亚剧，成为当地最有名气和代表性的娱乐活动。

### 5. 西殖末期菲律宾启蒙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

西殖末期，菲律宾出现了启蒙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开启了菲律宾现代文学的新声，这也是在西班牙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16至19世纪，西班牙文学和相关的天主教、社会文化来到菲律宾，并按照菲律宾本土文学文化传统被改造，走上了本地化发展的道路。但是在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并非是向菲律宾民众普及西班牙式的文学，提高殖民地民众的文化水平、文学素养；本质上，这些文学接触和传入是为更好地开展殖民统治、皈依宗教信徒、强化思想控制而服务的。实际上，西班牙殖民者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在菲律宾推动西班牙文学。

与此同时，西殖当局和教会却长期刻意压制菲律宾社会的教育、特别是西班牙语教学，只有限地开设了少量宗教学校，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菲律宾人民学习西班牙语、掌握近代知识。统治中心马尼拉到1830年时，仅有一所公立小学；直至1772年，西殖当局才允许当地人创办神学院。<sup>①</sup>长期以来，只有极个别本地精英阶层能在马尼拉学习西班牙语，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与西班牙宗教文学、骑士文学、戏剧文学在民众中形成不小影响的同时，殖民者和教会依旧希望让当地人保持无知，绝非开启民智，其主观上只允许西班牙文学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去影响菲律宾本土社会。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抑制反而促成了上述西班牙文学能够在菲律宾很好地进行本土化，并且被积极地演化成带有鲜明本地特色的菲律宾文学，因为西殖当局遮遮掩掩地有限地

<sup>①</sup> Patricio N. Abinales & Donna J. Amoroso,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pp.92-93.

输出西班牙文化影响、抑制广大民众直接接触宗主国文化影响，于是菲律宾社会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去消化吸收传入的西班牙文学文化影响，并且尽可能将其本土化。最终形成的局面是，西班牙文学、文化、宗教主要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宗教信仰领域发挥作用，传播西菲结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

但是愚民之策不可能真正阻止菲律宾人民前进的脚步。既然西班牙教会长期反对在菲律宾建设近代教育、教授西班牙语课程，19世纪中后期，一些菲律宾中上层知识精英便主动前往欧洲接受教育，旅欧经历让他们意识到西殖统治的落后，从此开启了菲律宾思想启蒙的时代。<sup>①</sup>19世纪，菲律宾社会经济由少数人垄断的大帆船贸易，转向全社会的自由式发展，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和本土富裕阶层不断壮大，本土社会的中上层开始越来越需要、也更有能力培养本土知识精英。1863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不得不开始在菲律宾有限地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三阶的完整教育制度，虽然规模很小，但对培养精通西班牙语、他加禄语双语的本土知识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本土知识精英留学和侨居欧洲，得以开眼看世界，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菲律宾民族开始觉醒，本土知识精英发起了追求民族自治的思想启蒙运动——宣传运动，涌现出一批民族主义启蒙知识分子，批判西班牙殖民统治，形成了菲律宾近代史上精彩纷呈的时期。

宣传运动是由侨居欧洲的菲律宾启蒙知识分子于1880年至1895年发起的，旨在推动菲律宾的社会改革，建立民族自尊。它的领导者是当时一批旅欧的本土知识精英，史称“启蒙知识分子”（*Ilustrado*）。他们来自菲律宾本地社会的中上层，在菲律宾接受了西班牙式的教育，又来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留学、游历。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到了他们，他们通过办报、请愿、著书立说，要求在菲律宾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希望西班牙殖民当局能够给菲律宾民族以尊重

<sup>①</sup> Patricio N. Abinales & Donna J. Amoroso,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pp.104-105.

和自决。马萨罗·德尔皮拉（Marcelo H. Del Pilar）、何塞·黎萨（Jose Rizal）和加西亚诺·哈恩纳（Graciano Lopez Jaena）三人成为宣传运动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不过，宣传运动仍然是把希望寄托于殖民者的“开明统治”而非本土民众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想法过于理想且不现实，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这已经为后来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奠定了基础，宣传运动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创作了很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黎萨用西班牙语创作并在欧洲出版的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学作品揭露、批判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倒行逆施和天主教会的累累罪恶，于是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唤醒了菲律宾民众，另一方面也让长期盛行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的菲律宾文坛焕然一新，从此菲律宾文学开始与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文学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启蒙觉醒的过程中，宣传运动的知识分子因为旅欧经历和在欧出版，其多数诗歌、小说、散文都是用西班牙语创作的，只有少数是用他加禄语创作。但是到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革命者都是使用以马尼拉为中心的地区流行的他加禄语进行文学创作，菲律宾第一共和国革命政府将他加禄语定为国语，从而奠定了民族主义与他加禄语之间的必然联系，从此菲律宾文学创作的语言重新回到了本土语言——他加禄语及后继的菲律宾语。

## 结 语

菲律宾与西班牙的文学联系始于16世纪西班牙殖民征服菲律宾，在以后3个多世纪中，通过文学接触，菲律宾深受天主教和西班牙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移植、套用和复刻，而是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本土化，最终“融西为菲”，形成了菲律宾文学多种多样的发展，最终成就了菲律宾宗教文学、菲律宾骑士文学、菲律宾戏剧文学、

菲律宾启蒙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等关注多种内容的菲律宾文学。虽然进入20世纪，美国接替了西班牙继续殖民菲律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殖民政策，深刻改变了菲律宾社会，这直接导致在多个领域，西班牙的影响似乎已然式微；但是在文学领域，西班牙文学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20世纪初开始，菲律宾人民经过了19世纪末的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洗礼，从而走向觉醒，走向成熟，其追求民族解放的脚步并没有停歇。美国殖民统治期间，民族主义始终是社会主流，民族独立和解放是人民的主流诉求，并反映在众多热爱祖国、向往自由、追求解放的文学作品中。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萨苏维拉戏剧（Sarsuwela），起源于西班牙的民族轻歌剧“萨苏埃拉”（Zarzuela）<sup>①</sup>，按照菲律宾本土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潮流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剧作家们采用菲律宾群岛各地的多种本土语言创编萨苏维拉剧，不再讲述幻想世界中国王、贵族、英雄的浪漫故事，而是关注菲律宾人的日常生活，展现当地人民的家庭、婚姻、宴会等菲律宾本土社会众生相，甚至直接将以卡蒂普南组织（Katipunan）为核心的反西民族解放革命运动搬上舞台，进行英雄主义的演绎。<sup>②</sup>

随着菲律宾的西殖时期结束、进入民族解放运动时代，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菲律宾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菲律宾文学开始用激昂的笔调、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敌人的满腔怒火，以及对同志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激励民众奋起反抗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去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伟大理想。文学作品作为思想启蒙、民族觉醒的武器，发挥了唤起和激励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虽然美国在军事上征服了菲律宾并建立了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但是爱国主义情感、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已成为当时菲律宾社会文学创作的主旋

① 关于西班牙戏剧“萨苏埃拉”，参见陈自明《萨苏埃拉—西班牙的民族轻歌剧》，《人民音乐》2001年第10期。

② Doreen G. Fernandez, “Zarzuela to Sarswela: Indige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hilippine Studies*, No. 3, 1993, pp.320-343.

律。通过对后继菲律宾文学发展历史轨辙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发现，不仅仅是西殖时期菲律宾与西班牙的文学联系密切、直接孕育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菲律宾本土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殖时期结束、菲律宾迈进现当代社会的20世纪，依旧能够感觉到历史上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文学联系，依然具有一些影响，或者说模塑现当代菲律宾文学面貌的诸多要素中，也包括了在西殖时期菲律宾与西班牙之间的文学联系。